

十月文学丛书

公开的情书

靳凡



十月文学丛书
公开的情书

靳 凡

*

北 京 出 版 社 出 版

(北京崇文门外东兴隆街51号)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北 京 印 刷 三 厂 印 刷

*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6印张 114,000字

1981年3月第1版 1981年3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1—310,000

书号: 10071·324 定价: 0.48元

目 录

公开的情书..... (1)

彷徨·思考·创造..... (165)

——致《公开的情书》的读者

让理想放出更加灿烂的光芒.....阮铭 (171)

——评《公开的情书》

公开的情书

靳 凡

宙斯送来生命之火，
余焰还在慢慢燃烧着。

——欧里庇德斯

第一辑 等待和寻找

(一九七〇年二月下旬——四月下旬)

樱花盛开的早春，老嘎让真真跟老久通信。——老久说，如果我理想的爱人在月球上，我也要去爱。——老邪门对老久谈恋爱艺术。——真真等待奇迹的出现。——姨父的管教、老泪和癌症。

第一封信 老嘎致老久

老久，我的朋友：

明天，太阳升起来的时候，我就要背起画夹重新去流浪了。

是在山区的早春，樱花盛开的时候，我来到这里。真真热情地接待了我。不知不觉，半个月过去了。山区小镇的景色，它那凌乱、简陋的小木板房子，对我已变得如此亲切，以至于我将要离开时，一种怅惘的感情袭上心头……

昨天下午，我在搞泥塑，她在一旁捏了许多小猪、小狗、小猫，把它们排成圆圈。她乐得拍手大笑，象个天真的孩子。她对我讲起她童年时，如何为一只小猫和男孩子打架，怎样从住读小学偷跑出来，看长江上的落日和白帆，怎样拾桔子皮卖钱渡江去寻找绿色的花……我不由得想起了少年时代的一个夏夜，我从少年宫美术组活动完毕后回家，走在暴雨淋湿的大道上，华灯初放，灯影交织。走着走着，我被一种献身的激情所控制。我的脸发烧，心不安地跳动着。就在这一刻，我决心献身于艺术事业，去寻找辉煌的彼岸。大学毕业了，辗转于风尘之中，我失去了少年时代的幻想。由于现实苦雨的浇淋，心情抑郁不舒。但希望的烈火却烧得更旺了。这烈火将抵御绵绵阴雨和呼啸山风对我的侵袭。我想，什么时候，我内心的黑夜中才能升腾起理想的礼花呢？

真真外表很瘦弱，内心世界却很丰富。过去，我们在同一个年级过了五年的大学生活。她留给我的印象是：性格豪放，热情坚定，还有点锋芒外露。女同学对她有种种流言蜚语，她却成天乐呵呵的，和一帮朋友混在一起，常常出去登山、划船、打扑克、奕棋、下饭馆……文化革命前，她仗着出身好、业务好，红得发紫。文化革命冲击了她的家庭，她也受到多次批判，被打成“黑手”。然而，她依然不减锐气，成天乐呵呵的。毕业分配到这高原山区的小镇，她不仅失去了浪漫的大学生活，广泛的社交活动，甚至也失去了她所鄙夷、嘲笑的舆论压力。她下到了真正

的底层。我开始和她接近了。对人生意义的探索，苦恼着她。她说：“我不知道自己能干什么，又该干什么。我只感到自己是这样的软弱……”她很爱看书，但这只不过是一种习惯罢了。谈到她的男朋友时，她说：“他要一个温暖的家，而我要求独立的生活！”

有一天晚上，她突然打断我的话，兴奋地说：

“你看，星星！多么明亮的星星！”

她爱灿烂的群星。那是黑夜中透出的生命的闪光，遥远而光辉的希望。可我在想：她深邃的双眼不正是夜空里最明亮的星星么？

明天，我就要离开她了。在这里，我画了数十张速写，每天还画一张头像素描。记不清我对她讲过些什么话了，我只是深深地为她惋惜。我鼓励她干一件具体的事情——除了每天的教书匠工作外。我把你的哲学笔记留给她看了。我还让她给你写信，她同意了。

在这笼子似的、静静的山谷里，栖息着十多只异乡的鸟：有北农大的，清华的，南开的，武大的，川大的……他们生长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，却又生活在刀耕火种的桃花源里，这是怎样一种“再教育”呵。

我心里总有点不安。

老 嘎

第二封信 真真致老嘎

老嘎：好！

早就想给你写信。可是，一提起笔来，我就感到用文字来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是件苦差事。写，或者说话，已经是够沉重的了，行动则更为吃力。一放下笔，各种思想就会象翻滚的泡沫一样浮泛起来，把我的感情搅得很混乱。

我向往着你目前这种没有约束的生活。我这个乡村小镇中学的教书匠，在学生眼中，不，在整个社会眼中，是可有可无的可怜虫。而你虽是个插队待分配的大学毕业生，但一背起画夹迈开双腿，就可以逃到你热爱着的朋友和大自然的怀抱中。在你来的那半个月里，我是怎样地企图振奋一下呵！你和你的朋友们在如此艰难的条件下，依然刻苦地学习、勤奋地工作、自觉地前进，是那么勇敢、坚定。当我意识到我的同龄人仍然在做艰苦的探索时，我的心震动了。我甚至想，也许，和你们结识对我的一生有着重大而严肃的意义。然而，这一切又是那么短暂。当我还没有来得及向你报告我心中这一变化时，我的心又凉了。真想不到，当生活的打击在我明净如水的灵魂上留下阴森的暗影之后，我再也无力把它驱逐开了。它遮住了一切：我的欢乐，我的意志，我的热情，我的灵感，我的未来……但我还不甘沉沦。朋友们温暖着我的心。你说过我

什么也不缺少，只缺少行动。但我总在想：行动？不错。可我的目标呢？通往未来的路在什么地方呢？我活着又是为什么呢？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呵！无论如何，有一点我是清楚的：我应该改变自己。

老嘎，我开始学习英语了——为了怕在空闲时消沉，怕在孤寂中颓废。你也许会高兴。但这种学习对社会又有什么价值呢？我真不知道该怎样忠于那不忠于我的生活。

我答应给老久写信，二十天过去了，今天才写。昨天，老久系里的一个同学路过这里，我向他打听老久。他几乎记不起有这么一个人了。想了半天，他说：“那是一个极为平常的人。老师和同学们很少注意他。”我觉得这很有意思。但我不知道该对这个我从未见过的人写什么才好。

过去的日子，已经成为悲哀的记忆了。最真实有力地束缚着我的，是周围的存在。当山沟中的阴风把粉末般的细雨洒在我麻木的脸上时，我感到格外清醒。路在什么地方呢？眼前是灰濛濛的一片。脚下是肮脏的泥泞。汽车鸣叫着刺耳的高音喇叭飞驰而过，赠给我一身污泥点。我就是这样，苍白、无力地站在这春雨之中……

真 真

第三封信 真真致老久

老久：好！

“思想和梦想的混乱，
把我年轻的灵魂钉上十字架。
呵，有谁伸出他的手，
放到我这太苦的心上来？”

是在一个晴和的午后，我给你写信。我不认识你，在学校时也从来没有听说过你。老嘎把你批判黑格尔的哲学笔记留给我看。有很多地方我看不懂，但觉得内容很新鲜。

老嘎十五天的来访，在我单调贫乏的生活中，象是一道划破阴晦夜空的闪电，一阵吹走沉闷空气的清风。因为在他来的这些日子里，我觉得生活是这样地舒爽。

在学校时，他以文质彬彬而著称，我以爽朗大方、不拘小节而闻名。分配以后，他在艰苦的环境中依然那么热情地画着，沉醉在艺术家的生活之中。而我呢，几乎可以说是在混日子。他象一面镜子，使我痛苦地照见了自己的消沉。

“要知道，缺乏对事业的热爱，多大才华也是无用的。”有一天，我偶然发现他在我的笔记本上写了这样一句话。

必须承认，这是一句使我内心震动的话。我苦笑了。他望着我：“你不会生气吧？”我放声大笑起来。

“你什么条件都不缺乏，缺的就是行动！向前走啊，向前走就有路！”他的语调轻柔温和，却充满了真诚的希望和热情。我又一次感动了，信口开河地乱谈起来——为了使他高兴。其实，我根本不知道自己该干什么。

我的苦恼是缺乏一个具体的目标来鼓舞我的意志和能力。我恼恨自己。

也许，正是他和你这样的人在现实中还保存着一个充实稳固的内心世界。你们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，使我振奋。我钦佩你们，钦佩你们的精神，赞赏你们的行动！也许，有一天，我会象你们那样振作起来，干点事情。但现在不行——我不知道从何处下手。我早就想给你写信，又怕我这个闲人分散你这个忙人的精力。你们是忙人啊！

我非常喜欢俄国伏鲁贝尔画的那张闪烁着宝石光彩、震撼人们心灵的年轻魔鬼的油画。那里面蕴藏着多么巨大的力量、多么疯狂的热情、多么深沉的向往啊！如果有美，这就是美。艺术，如果没有震撼人们心灵的力量、引起人们感情深处共鸣的内在感染力，它也就没有生命了。

第一封信，不知道该对你说些什么才好。你愿意听听大自然留在我心中的深刻印象吗？那里面充满了我诗一般的幻想和激情啊！

好啦，我简直把你当作老朋友了。此刻，在我的小房间里，我跟一个不认识的朋友谈心。我想象着你的模样：

个子不高，但很结实，皮肤微黑，带着一副眼镜；平时不太爱说话，见了人很和气，爱笑，常常抽着烟思考问题。对不对？

重要的话再说一遍：我们是老朋友啦！

寄上山区的一片春光——微风、细雨和山花。

寄上山区人的一片心意和问候。

春天来啦，春天是我们的季节。

真 真

第四封信 老久致真真

真真：春天好！

江南的春天来临的时候，我收到了您的信。

望着春风中哗啦啦乱舞的新绿的柳枝，我想，我会把这春天的枝条高高举起，象湖边放风筝的快乐的孩子一样。那将是我们的旗帜。

春天给树林带来了生气。我们厂的实验室座落在一个无名的山脚下。矮屋顶上的避雷针从桃花丛中伸向天空。收到你的信后，我到山上浓密的松林里作了春天第一次散步。蓝色的春水从山里流出来，汇成欢乐的小溪。蓝色的、黄色的小花盛开在绿油油的草丛里。我的鞋沾湿了。我从山上采了一枝早开的映山红。花开得很豪放，充满了娇

媚，带着一种倔强的美。我爱映山红。记得在我多病的童年，春天里妈妈常常拿着大把的映山红放在我的床头。现在，我深情地注视着手中这朵花。我想，应该把这朵花送给您。虽然我没见过您，可是我总觉得，这朵花就象征着您，象征着您的性格，您那爽朗的笑声。

回来的路上，我穿过松林中一片荒坟。一座座坟头上长满了春草，绽开着蓝色的野花。我突然发现，有一块墓碑的名字刷上了新的红漆，十分显眼。我不由想到，在这变化不定的大千世界中，还有生者怀念着死者。是追念先辈？还是痛悼爱人？死者埋入坟墓了，我们又踏着这片贫瘠的土地成长起来。可是春天呢，照例在这个时候准时到来，春水无忧无虑地流过这里。我想，坟墓中的人是不会想到，在这偏僻的山脚下建立起了现代化的实验室。怀着这样的想法，我回到工作台旁。我觉得应当尽快地工作，不要让青春白白地流逝……

您为什么喜欢伏鲁贝尔的魔鬼呢？十九世纪末，一些人内心的热情找不到出路。这幅画就是那种情绪的变态反映。过去，我也喜欢魔鬼。那是在痛苦彷徨的时候。我赞叹否定中包含的发展的力量。在心灵上，我要求冲破一切枷锁。我们的时代，需要的是大胆、明快、激动人心的形象。

时刻盼着您的信！

老嘎画了一张您的速写头像，把它寄给了我。这样，我就认识您了。

老 久

第五封信 老久致老邪门

老邪门，我亲爱的朋友：

当我一天到晚盯着真真画像的时候，脑子中那些抽象的概念、公式、方程式都飞得无影无踪了。

不能否认，收到她给我的第一封信，我很激动。这真是一个神奇的姑娘的来信。她有谜一样的性格。她好象在唱着甜蜜的歌。这样的歌在哪里听到过呢？是在童年时野花盛开的春天的树丛里，还是在理性大海的海市蜃楼里？

你还记得吗，今年春节之后你利用探亲假来我这里，我们讨论了今年的工作安排。那时，我收到了老嘎介绍真真的来信。我们一起看完了那封信。灯光下，你眨着眼睛，狡猾地问我：

“朋友，你有何感想？”

当时，我毫不迟疑地回答：

“如果我碰到了理想的人物，我会不顾一切地追求。即使她在月球上，我也要去爱。”

我还说：“如果她真象老嘎描述的那样，那么，虽然不能说我一定会爱上她，可是我愿意和她保持她愿意的一切关系。”

从那一天起，我就在等着她的来信。

料不到，这两天我内心的风暴会如此猛烈。我不能进

行任何工作。难道她那封平淡的来信，就使我的心解冻了吗？这太没有道理。可是，这种直觉又很强烈。她的信在我心中产生了难忘的印象。她的大胆和直爽使我感到意外。她唤起了我对生活的向往：过一个真正的人的生活。我又一次怀疑：在生活中，除了事业之外，还有没有别的美存在？

我又想：如果有一个人，一个真正的人能了解我，爱上我……唉，我没有权利要求这些。我有自己的工作。我们要用自己毕生的精力，乃至牺牲个人的幸福，顶住现实的重压，艰难地从事我们的工作……她带给我的内心的风暴，归根到底会慢慢平息。最多不过是我再经历一次痛苦而已。青春过去就过去吧，青春终究要过去！我的生活发生了什么变化？一切照旧啊！我什么也没有失去。可是，为什么我又常常怀着一种梦后初醒的空虚之感？好象我听了一段很美的音乐，演奏完了，空寂无声。也许，你会笑我凭着一封信就爱她了。不，我并不是为她而痛苦，我是为自己的理想而痛苦。我不是计算机、机器人，我是有生命的活人，我需要去爱我所爱的人和接受别人的爱。

我觉得，我们没有必要象很多高贵者那样把自己的名誉、地位看得很神圣，并摆出一副道德家的面孔，仿佛他们从来不知道孩子是怎么生出来的。我们忠于自己的感情，我们的感情是光明磊落的。我厌恶旧道德和宗教的虚伪。我们自己的生活准则。我们仇恨欺骗和自我欺骗，从不因为追求真理要付出巨大代价而逃避真理。

不论我是痛苦还是激动，我都对自己感情的彻底感到满意。平时，我将感情锁在心房里，她的信把锁打开，风暴一个接着一个掀起。

最后，我还要问自己一个问题。我不想回避这个使我不安的问题：

“我会爱上她吗？”

我必需时时刻刻和这个念头做斗争。我必需时时刻刻注意，我面临的是现实的她，要从各种信息中观察和判断她，而不要越来越陷入理想中的她。

只能用一个办法来遏制我那向她滚滚涌去的感情洪流，那就是社会在我心灵上刻下的伤痕。我不能忘记一个社会下层里的小人物所受到的耻辱和蔑视！我不能忘记生活的教训……

算了，算了，不要多想。让生活自己展开吧！

春天来了，但依然寒冷，反复无常。

雨瑟瑟地下着，冲刷着春风的足迹。

你的老久

第六封信 真真致老久

老久，我的朋友：

忙了一天，压抑了一天，回到自己的小屋子，关上门，

我觉得又解放了。最近，到处流传着要揪“北京来的学生”，我这来自北京名牌大学的人更是在众目睽睽之下。晚饭后中学里开会搞运动，我觉得有些人看我的目光都变了。真没意思。

下午，我收到了你的信，直到现在才打开。晚风中，三页薄薄的信纸翕动着，发出轻柔好听的飒飒声，象召唤，象细语……

为什么这么客气呢？我讨厌在朋友（哪怕是第一次通信）的信上看见“您”之类的字眼。这可恶的字眼把热情和友爱掩盖在彬彬有礼的冷漠中。

真的，你真好玩。收到信时，我捉摸不透信里装的什么东西，鼓鼓囊囊的。拆开一看，是一朵色泽变暗的花朵。映山红吗？我很爱它。

在这阴雨连绵、春天逝去的日子，我是多么怀念在骄阳照耀下怒放着的映山红啊！

一九六七年夏天，我被打成“二月逆流”伸向群众组织的“黑手”。在那些限制行动的日子里，我努力学习马列著作。这是我当时唯一能看到的书。我真诚地希望这种学习能使我理解眼前发生的事情。后来，我读得有些厌倦了。一天早晨，我看见窗台上几只麻雀自由自在地、吱吱喳喳地叫着、跳着。一种想冲破樊笼、追求自由的愿望支配了我。我毅然从大学里偷跑出来，和几个中学生一起，爬上了开往大西南的货车。五天五夜，历尽艰辛，来到成都。

当我坐上了到阿坝高原拉木料的卡车时，我是多么兴